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五目次

清正

宋二

國子司業陳和仲塤 附子蒙

司封郎中史南叔彌鞏

嘉興守陳茂叔頴 附子時

兵部侍郎章君實鑑 弟鑄子禮卿附

司農卿呂景陽秉南

校書郎方子高山京

太常寺少卿王處一萬

侍御史蔣伯見峴

陳錫疇元龜

禮部侍郎徐公望儀夫

福建司理毛君玉闇

秘閣修撰陳子公均

教授徐受之天祚

承宣使趙侍用汝擢

監登聞鼓院章升道樵

戶部侍郎商翬仲飛卿

元

監察御史王叔善餘慶

明一

刑部主事屠任

御史柴叔貞履 子廷儀附

監察御史王進德敏

吏部員外郎張仲高昇

懷安縣知縣胡孟通節

福建按察使陶垕仲

四川兵備僉事王文璉琦

韶州府知府湛用和禮

翰林院侍講王希範洪

王晉叔升子瑱附

兵部尚書柴叔輿車

大理寺卿徐復陽初

饒州府知府葉履道砥

揚州府知府李貞

應天府府尹陳俊民俊

太常寺正卿姚友直

四川按察司僉事謝惟壽俛

監察御史茅維揚

四川按察司僉事王彥修緒

廣西左布政使胡宗憲智

思南府知府來尚圭琰

按察司照磨張友讓禎遜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元靜安

兵部郎中李伯偉汕如 子德附

湖州按察司僉事高汝膺章

廣東參政胡廷慎 諸子惠附

應天府通判林孟陽春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五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滏陽賀應旂士以氏閲

清正

宋二共二十七人

吏部侍郎俞若晦烈

俞烈字若晦臨安人祖徹與張九成凌景夏齊名烈少譽歛淳熙八年試禮部第一授太學錄遷博士光宗即位轉對請酌紹平元祐之制日輪講讀官內直以備顧

閒進秘書郎出守嘉興上供及額即止不肯增羨以受最賞召爲司封郎尋除中書舍人論駁不撓忤韓侂冑論去嘉定初起知慶元府移鎭江撫輯流移簡盡恩意召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不以往事懲於勳戚濫恩貂璫佚罰官掖僥倖干請多格不行尋除吏部侍郎兼侍讀進讀通鑑至唐斜封墨勅又讀孝宗聖政至郊祀不買象事拱而言以致諷戒號盤隱居士有盤隱詩編掖垣制草奏議北征等集

刑部尚書趙履常淡讀

趙汝談字履常太宗八世孫居餘杭登淳熙十一年進士倬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舉以詞掖處之力辞去已而汝愚去國與弟汝讜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胄闒者吐舌遂指為黨禍被斥依祖墓以居者累年益肆力學問除太社令時侂胄用事寖甚汝談痛憤一日登壇讀祝大呼侂胄及陳自強名自強不能堪它日指汝談曰末座白皙者何人汝談不為動召試館職補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曦為王其人造汝談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而發赤不能對而去出知

嘉興府、與郡將王介志合、改知無爲軍、與光州守柴中行安豐守陸峻俱稱循吏、改湖北提舉常平、賑荒畫策、知溫州、改知外宗正、作詩勉其族屬、皆望風而化、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端平更化、以禮部郎召、兼學士院權直制誥、時朝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戰、而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肄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而汝談獨有憂色、未既洛師敗、朝論始服其先見、累官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卒、汝談天資絕人、沉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爲文章有

西漢風篤於倫誼而忘讐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媿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惟甚所著有易詩書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註、

大理少卿徐純中瑄

徐瑄字純中定之子賀光宗郎位表稱將仕郎試中法科由評事歷朝奉大夫大理少卿會濟邸獄起史彌遠囑其附會賊殺無辜且啖以美官瑄曰殺人以苟富貴吾不爲也守正不從遂削官謫道州又徙象州竟死於

貶所紹定改元侍御史王遂請加褒卹詔復原官贈集英殿學士官其二子郡立勸忠坊於第左

太常少卿朱仲文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二人廷對春秋大義以復讐爲說孝宗聞之大喜累官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入見倨慢上書乞斬之虜聞之縮頸尋擢右正言左司諫皆兼侍講時韓侂胄議用兵質以爲不可及師出無功而侂胄更欲議和質又以爲戰勝而和尤不足恃况議和於不勝虜有以玩我矣侂胄

大卿，尋移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再稔，遂以論去，用累赦，復官予祠，差知道州，未及上而卒。積階朝散大夫。有易說舉要奏請詩文雜稿。

轉運判官康子厚植 父仲穎附

康植，字子厚，金華人。父仲穎，仕至尚書吏部郎中。植用世科，登嘉定進士，授主簿，三遷爲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以需次之暇，執經於徐僑之門者三年。端平更化，侍僑赴京。僑行簡，欲處以職事，植亟赴書記任。罷，制使史嵩之闢結廬冊防江，植持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

奉祠經歸。未幾。除學子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抗直。忤執政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丞。遷兵部郎官。出為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弟也。時為丞相。并及之。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杜丞相範時在樞府。為之極諫。謂憲臣言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鹽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轉運判官。赴闕

奏事卒於途歷贈朝奉郎

中書舍人莫粹中子純

莫子純字粹中山陰人以恩補官銓試及禮部奏名俱第一賜進士第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秘書省正字歷遷中書舍人蘇師旦本平江筆吏韓侂胄任爲腹心氣燄熏炙求進者爭趨其門一日遇子純於都堂趨前執禮甚恭子純不爲禮師旦已深恨之會師旦遷官子純又執不可侂胄怒出子純知贑州加右文殿修撰改知江州不赴又改溫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嘉定

人年卒子純性資聰悟傳聞強記立朝之節始終不渝士論歸之

國子司業陳和仲塤 子蒙附

陳塤字和仲鄞人大叔父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盤中銀杏使屬對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以杜詩鸚鵡啄金桃對鑰竦然曰下友不死矣以禮部第一登嘉定進士第調黃州教授丧父毀瘠考古禮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丧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

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月朔始頒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自頒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夫士論高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歸奉其母召爲太學錄轉對稱言遷太學博士改太常獨爲袁燮謚議餘皆闕筆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李全在楚州有異志頒以書告彌遠痛加警悔以回羣心蚤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未幾買貴妃入內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頒問

曰吾甥殆好名邪壻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力丐去添差通判嘉興府竊遠死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事機使祖宗之仇不報中原之土不復者宰相非其人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中之而監察御史主定劾壻出知常州改衢州時土寇卜日發縣坑遵江山縣而東壻捷謀者郎遣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爲良民而爲刼盜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

所以百數獻器械者亟酬之遂以潰散歷遷浙西提點刑獄知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贓貨塤親按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為副尉宗勉倚之為腹心盜橫貪害塤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塤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相所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書曰福罪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獲福皆欲殺之塤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徇於市因之圖土召為吏部侍郎遷國子司業諸生相慶得師出知溫州未上以言罷塤家居以泉石自

娛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子象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爲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缺失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書籍耳未幾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司封郎中史南叔彌鞏

史彌鞏字叔南彌遠從弟也好學强記紹熙四年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郡帥李韮知彌鞏持論不阿辟爲幕府

事壽昌決辛失律欲盡誅之乃請誅倡者一人軍中感服、改知溧水縣嘉熙元年都城火應詔上書請修省之未至者有五又言濟邸之冤足以干和氣而召災異蒙蔽把握良有以也出提點江東刑獄歲旱饒信南康三郡大侵乃籍戶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粜爲自給下氣而戍濟全活者户一百一十四萬有奇休寧有淮民三十餘輩挾戈刼財逮捕法當以不傷人論罪彌輩曰持兵爲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供億不計請汰凡兵令下營門大譟

乃呼諸校謂曰汝不當許自陳敢辭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廪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兒子萬之入相引嫌乞祠遂以直文華閣知婺州致政里居絶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齋理已仕則爲其排擯隱然不汙有如此

嘉興守陳茂叔頡 子膺附

陳頡字茂叔壽昌人少游太學有聲登嘉定十年進士第宦轍所至輒以最聞時相開邊薦爲叅謀官外政事謂

抗論政府非賞功之地。命遂寢。出守嘉興。以大理卿召。言者阻之。且逮吏稽在任出納。摘其疵。無所得。私歎服之。後其子疇爲大理評事。會時相以意嫉邊守。下之理。必欲死之。穎謂疇曰。殺人以苟容。如天理何。疇奉法如穎教。竟以忤歸。穎笑曰。是足爲吾子矣。自嘉興歸。闢一室。題曰志齋。十五年。竟不復仕。

兵部侍郎章君實鑑 弟鑄 子祖邵附

章鑑。字君實。自化人。登嘉定癸未進士。調溫州永嘉簿。歷官國子司業兼侍講。進太府卿。以言免歸。端平更化。

首上封事復召爲講官兼掌內外制時相專政極論其
蠹國且乞罷職嘗上疏云進人不可太銳聽言不可不
察又言流民失業而有司不以告下情未易通也除兵
部侍郎兼給事中進文華閣待制積階通奉大夫爵錢
塘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以病丐歸卒贈光祿大夫鑑
天資頴悟下筆文立就爲人忠直淳厚事有切於時者必
爲上精言之時相疾其正論每詠以禍福鑑不爲動深
爲理宗所知特見親禮自號藝爵弟鑰登嘉定庚辰進
士與兄齊名歷官吏部郎官于祖邵官承議郎知浦江

嘗捐家帑以全邑民之命至今言其事者爲之感泣

司農卿呂景陽秉南

呂秉南字景陽新昌人紹定中進士尉崇安調寧國法曹獄無寃滯校勘涇邑版籍別疆理清賦稅公私便之改吉州法曹數治疑獄有聲遷淮東路檢法官考舉合格改都昌令盜攻陷州郡秉南據湖死守邑賴以完政成入與輪對以正君心明道術爲急務語極剴切遷大理寺丞無何拜司農卿時政歸權臣每除吏必示恩意秉南屢遷無私謝由是以傲坐免即日渡江歸所著有

南明稿十二卷、

校書郎方子高山京

方山京字子高慈谿人、幼孤、旅泊外家、困窮力學、書存修謹、景定三年進士第一人、或病其對策過簡、勉令益數語、山京正色曰、既徹上覽矣、吾誰欺、除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五年秋、衛文天府、過甚見、山京舉以策士、極言內帑之私、公田之擾、及指摘內庭缺失、同事縮頸齚舌、請稍諱忌、山京披襟當之、遂被劾罷歸、貧甚無以為家、親故為築室、繼廩、山京處之泰然、無悶也、度宗登極、

部以前官起山京移知建康軍不行尋除秘書省正字乞宮祠進校書郎差主僊都觀得疾遂不起朝野皆惋惜之

太常少卿王處一萬

王萬字處一浦江人家貧而勵志於學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添差通判揚州以母老辭萬少忠抗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極知邊防要害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初兼權屯田郎官輪對稱旨差知台州至郡惟蔬食布衣終日坐堂皇上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其欺多改業

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丁夜侵晝力拯之民無飢死者但言範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尋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轉尚書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刑部尚書史宅之故相之子昔常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宰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衆莫敢言範首論之會議相之事已决疏入除大理少卿範即日東還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辭微

乞休致仕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四十八及
劉之罷相人方交論其非上思劉先見謂劉立朝蹇諤
古之遺直爲郡庶乎古之遺愛特贈集英殿修撰予銀
五千緡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謚忠惠

侍御史蔣佾見峴

蔣峴字佾見奉化人性剛不阿慶元二年進士第授太
常寺故改武康令有治聲調嵊縣煩劇擿姦民以爲神
以薦拜右諫議大夫事有不可必廷辨面折端乎初除
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史嵩之欲開督府與樞密李宗勉

論不合私請葛之晛日宗魁墨邇畫詠乃耳目官豈受私請邪晛嘗劾鄭良臣上日良臣嵩之所舉晛對日公論不容臣不知有嵩之也嵩之後以書罪蔡範袁肅等晛日此有用之才不可廢也因自警日勿欺心勿負主勿求田勿鬬舍蹴四勿召士官至寶章閣學士卒

陳錫疇元龜

陳元龜字錫疇平陽人讀書迎解落筆輒驚人以六舉貢補闕升太學擢嘉熙進士第教授滬州歷江淮諸司幹官開慶初提轄左帑時太學六士扣閽時相怒其攻

已欲去之將以元龜爲諫官諷以意元龜正色曰臺諫天子之耳目不可以市私恩直士國家之元氣不可以報私憤學校公論之自出奈何摧折之乎遂被劾未幾除主管官誥院委買江東限田元龜曰熙寧間海內無事王安石以新法騷動釀成中天不忍言之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未聞瘠子以肥父而家可爲也因是又劾去道得族及門而卒自號蒼巖有蒼巖雜著八十卷

禮部侍郎徐公望儼夫

徐儼夫字公望平陽人高才博學以文章鳴當世淳祐

辛丑廷試第一歷官館閣以忤丁大全拂衣歸終其用事杜門不出家貧并日而食日抱膝高吟聲出金石或勉其抑巳謝過儼夫笑而不答景定更化起爲禮部侍郎卒

福州司理毛君玉讜

毛讜字君玉松陽人資性沖澹簡默莊重官福州司理時宰相趙汝禖之黨曰林晃者有罪下獄使人夜懷金私之讜正色不受復斷當道者以威怵之不動卒坐晃以法汝禖聞而歎曰讜持法如此何有於廷尉乎後召

闕不果行累官二十載歷敘凡九考居最卒止承直郎未能脫選時咸以劉向比之

秘閣修撰陳子崧均

陳均字子公平陽人歷知東陽麗水西安三縣以最除大理丞出爲江東提刑改廣東猺寇犯邊漕攝帥幕少年邀功縱殺囚數十平民於獄均曰治兵帥職獄吾職也自行審覈盡釋之帥不悅構孽於臺竟罷去久之起知贛州兼江西提刑以漵滁猺以惠易暴咸淳初除檢正會賈似道以平章奉母居湖濱欲以堂印自隨均淨

曰堂印無出烖之理由是免官未幾以秘閣修撰樞密都承旨致仕卒年八十一均少受教於真德秀故剛正有守立身行政務盡其職雖屢黜亦不顧也

教授徐受之天祐

徐天祐字受之山陰人以父相恩為將仕郎銓試詞賦第一尉歸安時年尚少卽以吏事稱胥出求吏具供帳甚飾天祐詰所從出吏以例對天祐曰費出於官則犯法於民則重擾例安可用盡却之貴人居邑者將病事出謂人曰吾見尉自不敢有所請中進士第為大州教

教日與諸生講經義聽者感發德祐二年以圖庫書點

召不赴退歸城南杜門讀書四方學者至趙必進謁天

錫高冠大帶議論卓卓見者以爲儀刑

承宣使趙待用汝櫂

趙汝櫂字待用奉化人廉謹不苟取官至承宣使嘉定

五年南安西溪洞尹彥輝跳梁汝櫂挺身諭之彥輝頓

首泣謝曰天賜公活我郡賴以平後被命經理蘄春事

稱節有方雖府庫充實未嘗一聞縣須行有牙契錢七

十緡吏白例當得之所不受教官葉建以母夫人年高

爲勑汝穉自擁其頰曰鄒衙稱皇婁望溫飽耶後死無以爲歛朝廷聞之給喪葬費以表貞白封孝化郡君

監登聞鼓院方升道樵

方樵字升道昌化人嘉定元年進士歷海州高郵山陽教官習知海徼事再上時相書力陳李全必叛劉璋不可任重後全作亂郡官多被其害獨樵率諸生盛服坐堂上賊至歛刃而退後宰吳縣通判常州皆以廉介著稱以薦召監登聞鼓院尋以疾丐歸卒樵學宗伊洛議論通暢識達時務所著書有集曾子十八篇章氏家訓

七卷補註春秋繁露十八卷注補古文苑二十卷行於世

戶部侍郞商鞏仲飛卿

商飛卿字鞏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任無爲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郞官時韓侂胄柄國氣焰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即丐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忤侂胄罷爲奉常請外以秘閣修撰爲荊湖南路轉運判官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戍騎二

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饋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費、粮饟特斂散稍稍以裕、開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師、胄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將發、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家貧不克葬、人始服其清、

元共二人

監察御史王叔善餘慶

王餘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許謙之門、嘗游京師、有薦僧官爲統制者、勢焰烜赫、得其一言、官爵可立致、或以

其名，屬僧召之，拒曰，吾學將以伸吾正道，寧有屈身而道可伸耶，緇衲悉服其操行，至正初，入經筵爲檢討官，累拜監察御史，政聲著稱，後使廣東詢問疾苦，惠政爲多，

方希玄全翁

方全翁字希玄，鄞人，溫厚誠篤，博學力行，志不仕，元已而方國珍據有明州，致書青以宗人稱，欲強起爲輔，全翁歷敘世次，由莆來不敢附籍，且謂大明真天子出，懇詞卻之，奉圖歸順，國珍不從，遂與之絶，號遁庵，以自明其

志居鄉以齒德見推守令至輒有詢之事從及門以政

事相訪多所稗益於身歉然自守以壽終

明一 共五十四人

刑部主事屠任

屠任嵊人家貧力學善詩文兼精篆隸洪武間任蕭縣訓導遷河南武陵知縣在任九年一毫不苟取有獻瓜菓者曰此苞苴之漸也遂却之永樂中遷刑部主事卒於官舁櫬歸葬惟篋書衣帛而已

御史柴叔貞發 于廷傑附

柴展字叔貞鄞人應洪武二十七年鄉貢授監察御史立朝正色不畏權勢嘗面折太宰之過巡按河南時道經通州即發倉以賑民饑全活者萬計　上怒論令交單尋悟召還使北京河南道御史名震京師會中風卒子儀字廷俊中順天乙卯鄉試行已端方計偕上京師聞舟人夜泣欲投水死儀問故知爲官租所迫即捐路資使償之明年下第歸復遇前舟人遂與載夜乃飾其妻進謝儀正色叱去之授定陶令值大水蝗災民輸租不足嘗遣謂其拙於催科遂下考法當左遷以憂去後

覺不起

監察御史王進德敍

王欽字進德寧海人氣剛不與人欵狎讀書至忘寢食家貧甚或飲食不時則啜菽飲水怡然若飫粱肉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林稱精温歎輒弃去獨卧木榻上曰吾身當遠四方甘苦未可知以太學生分教忻州職日與邊將習騎射邊將奇其材而若其介於常所燕會處密置美姬伺其所鑰之而去既覺身自破壁取厩馬乘之而還諸將驚謝 懿文皇太子一日謂太史

宋濂曰、世道日漓、人其無古若者乎、濂以斂對、太子動容稱歎曰、何異晉男子也、嘗督運舟川峽、悍急同行者多捨舟登陸、斂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既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為、且舟失累人、已獨安乎、後他舟盡溺、甚衆、陸行者皆獲譴、斂獨不坐、遷監察御史

吏部員外郎張仲高昇

張昇字仲高、杭州人、弱冠有才識、推擇為郡吏、即以清謹稱、守以下咸禮遇之、勤覈簿書、取嚴一介、諸為姦利者、皆敬憚、昇賢聲蔚起、洪武間謁選、超授吏部員外郎、

矢志堅貞終始無玷及卒、上察其廉特給驛舟遣內
臣送柩還鄉誠異數也祭酒李時勉誌其墓、

懷安縣知縣胡孟通節

胡節字孟通慈谿人由順天鄉試舉人授懷安知縣爲
一時廉能首稱值外艱歸行李蕭然邑人感泣欲臚金
不能強乃建卻金亭於西禪驛之渡口自恨勿克於養
廬墓而卒

福建按察使陶垕仲

陶垕仲寧彥之鄞人洪武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

避權勢上雅愛重之陞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貪緣為姦匡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撫卹軍民俸祿雖厚自奉極薄有餘悉以賑貧者是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自恣匡仲劾之大方有詞逮匡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部匡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令復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卒於官

四川兵備僉事王文璉琦

王琦字文璉錢塘人永樂甲午舉於鄉試禮部乙榜授汝州學正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廉明勤慎風裁凜然斷

獄不為刻覈虛心聽理務盡其情所平反死者幾七十人陟山西提學僉事精考校敦行實不徒以文藝取士士習丕變改觀憂去服闋改四川兵備僉事川故多盜琦威行令明盜賊聞風聲皆斂迹去尋乞致仕歸琦歷官三十年清苦潔白守嚴一介家居貧甚衣食常不給郡守胡濬欲餉之懼其不受列狀於朝有詔賜百金琦固以無功辭竟寒餓以死飯含不具一時藩臬長倡義賻之始克斂

韶州府知府湛用和禮

潘禮字用和錢塘人永樂甲申進士授內江縣知縣陞大理評事再遷至部州府知府部歲貢藤而產於南海禮爲疏於朝得免貢齎遣隸卒至樂昌督稅法外需求無已令械繫以來禮下教曰暴橫殃民法之所禁令能不以府役故屈法貸之其賢可知矣由是府役至縣皆斂戢不敢肆甲乙爭田禮斷歸乙甲復誣訴藩司知其僞命禮按致之禮慰遣令去約五日乃來辨析竟亦不加罪也其寬厚類如此清白自持始終無替及引年歸貧乏幾不能自存

翰林院侍講王希範洪

王洪字希範仁和人舉洪武三十年進士授行人歷給事中以文學選翰林院檢討進修撰預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進侍講主考禮闈時胡文穆兼筆修史位在洪右每事輒咨之及文穆有所請洪輒不聽至欲裁其家乘瑞應之徵洪力言　上前以爲不可取信天下來世胡深憾之左官禮部主事無何卒洪少英雋有軼才與解縉王璲王偁王達善號東南五才子名重一時居官耿介忠亮文章氣節表表時輩仕未通顯而爲時宰所

辦上論惜之史官鄭叔美曰王子才高乎一世而行幾乎古人特以負氣敢言爲衆所忌時以爲實錄

王晉叔升 子瑱附

王升字晉叔德清人子瑱爲平京知縣升寄書云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長及歸安甲首皆不报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馬分管十二都但辦什物勾促車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今我老景侵尋倘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宛轉仕

途則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為榮若彼處關支則不必也凡事清心潔己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為念查人云貧乏之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為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己當以廉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書及羣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為範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倘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斤起稅

而來餘物非所覬也此書附之御史臺勾管宇文仕爲吏搜得其書以聞　太祖嘉歎下詔褒美賚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椒五斤仍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以旌異之

兵部尚書柴叔輿車

柴車字叔輿錢塘人爲人清慎有節槩永樂間由舉人再轉至兵部員外郎從　文皇帝北征還遷江西參政時營造事嚴勑車入閩取材道經廣信太守與車有舊餽筍一簏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笑曰此所謂故人

知君君不知故人卒拒不納以事左官復入為職方郎中遷岳州知府勸農課學公暇則周行田野督民耕桑時時進諸生講論德義三年郡內大治復召入為職方郎中宣德五年擢本部右侍郎已而進左侍郎西鄙不靖廷議以車幹敏命協贊陝西軍務先是虜寇涼州副總兵劉廣喪師失律蔽不以奏更以捷聞妄要功賞車至發其罪 上嘉車忠誠賜金織衣乃逮治廣岷州上官屈能家人冒功陞賞車疏罷帶在軍中疏凡數十上切中時弊同列咸不喜而車持論益堅於是 上察車孤

忠徇國、盡大賢之遣使賓勞、錫賚甚厚、遷兵部尚書、以
於京邸、賜祭葬、給驛以歸其喪、

大理卿徐俊陽初

徐初、字俊陽、會稽人、自幼務精思力踐之學、領鄉薦、教
授滁州、久之、徵爲給事中、仁廟改元、首疏治道十事、
皆見嘉納、宣德初、漢庶人高煦反、上親征、冀贊有
功、賜臧獲四人、英國公張輔朝會失儀、初劾其跋扈、無
人臣禮、上雖曲宥輔、而心嘉其直、擢大理卿、持法務
平恕、中官阮某守遼東失利、按罪當死者二十餘人、初

奏詠肯惡餘無濫及工部侍郎羅汝敬巡撫陝西坐事黜免遇赦吏部輒復其官言者劾以爲黨罪應死例目是特失覆奏耳吏部因得釋實與寺丞楊復論事不合被劾下獄太史奏大理星不見　上特復其官星乃見正統初乞歸又十年聞乘輿北狩一時悲憤卒初生平忠誠孝友內外一致而剛廉節槩尤爲縉紳所推

饒州府知府葉履道砥

葉砥字履道蕭山人少有學行洪武初舉進士除定襄縣丞坐累謫凉州日杜門力學處之裕如日后無愧於

心足矣更號坦齋又號尋樂作賦以見志士大夫譎居者多宗之建文元年詔求賢才羣臣交薦召爲翰林院編修永樂初坐修史書靖難事多微詞被逮籍其家推薄田敝廬圖書數篋而已事白仍與史職尋改考功郎中、尙書蹇義任以藻鑑人才 仁廟出東宮以祗爲侍講職無弗舉、久之、引年求去不許乃自言於吏部曰祗老矣猶叨祿在朝人將謂何 上若不棄願得一小郡牧民庶報効萬一吏部以聞即拜饒州知府饒有磁窰銅冶而丁調役等他郡祗言於當路減四之一諸所判

病愁爲與韋荆青訟簡日賦詩自適年八十卒於官士民巷哭罷市著書數十卷孫晃舉進士官至副都御史自有傳

揚州府知府李貞

李貞海寧人洪武中補邑庠生建文元年赴京條具用兵方畧　上嘉其忠義光祿司賜燕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未幾靖難兵至歸隱於臨平山中　成祖登極謫玉田縣爲民　宣宗立雅知其名召知揚州府特與勅諭旌其忠直服職三載章累百上民被其擇考積入覲以

疾乞歸謝還勑諭　上曰知府俱無勑與爾示子孫及歸。家徒壁立。持正以終。

應天府尹陳俊民俊

陳俊字俊民東陽人登永樂乙未進士除監察御史巡撫南畿劾贓吏革宿弊郡邑肅然累官應天府尹以嚴峻繩下吏有舞文者即杖殺之處同僚不阿以私嘗曰吾不能自立清流然隨波汨泥亦不爲也未幾卒於官貧無以殮士論服其廉

太常卿姚友直

林友直蕭山人洪武中進士授中書舍人改翰林侍書永樂初蘄獻王滕王皆以皇孫年少未之國　上以爲輔導宜用正人拜司經局洗馬兼左春坊左庶子兼二王經匡扶以禮不激不阿兩府皆嚴重之　仁宗即位滕王始建國雲南　上欲使友直終始王遂除雲南布政司右參政領滕府長史事　宣宗即位將郊祀召爲太常卿友直歷事四朝剛介廉慎以耤主知方期大用而遽以疾卒朝野惜之

四川按察僉事謝惟壽恍

謝忱字惟壽永康人登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九為惡掾諸蠹禁暴無所假借人稱謝閻王漢府謀不軌忱得其實以聞命勳之賜及屬男女四人出忤尚書蹇義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歲歉民多抵法忱閔之為求可生之途適地方多虎患下教曰有得虎皮三者免一死人爭捕之於是虎患息而民命以全卒於官歸葬之日行李蕭然士民感歎有為之泣下

監察御史茅維楊惟楊

茅維楊字惟楊慈谿人賢舉明廉有智謀登永樂乙未

進士初拜行在廣西道監察御史臺中奏疏及諸道讞獄當否皆出裁擇擢四川僉事轉河南副使四川按察使所至皆有聲名歸田之日囊槖蕭然金邑人錢源以詩美之曰山中此日賦歸來共說清風似寇萊四十二年簪紱易曾無寸地起樓臺至今以為美談

四川按察僉事王彥修緒

王彥修名緒以字行鄞人永樂甲申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上封事多所貪糾勅撫安廣西福建兩省勦強梗剛得勞來安集之宜轉四川按察司僉事使節所歷豪

豪屏息有爲京朝官者居家不律陰持當路短長莫敢誰何竟奏置之法彥修敭歷中外餘三十年惟以廉慎自持身沒家無餘資長於諷詠有懶顛集若干卷

廣西左布政胡宗愚智

胡智字宗愚會稽人永樂中舉進士拜監察御史掌院顧佐深器之謂可屬大事已而出按部多所平反中貴人某怙寵撓法連引齊魯楚蜀數郡智奉詔往訊一鞫得其情擢福建按察司副使墨吏望風解綬遷廣西按察使龍州與交阯思郎州連歲交兵爭地智定以公議

姦人不敢復爭　宜廟特加賞賚進左布政使興政尤多景泰初乞歸杜門謝客守令鮮窺其面居地苦隘守欲以閒曠地益之辭不受

思南府知府求尚珪琰

求琰字尚珪新昌人性穎敏好學涉獵經史永樂間以貢授九江通判在官淸兩考一以公廉自持時勑造廬山竊出帑金萬餘琰用其半餘悉封還於朝用薦擢貴州思南府知府淸恭愈勵嘗於宅傍種棗一林謂子孫曰吾以木奴千頭遺汝矣入覲卒於京

福建按察司照磨張友謙禎遜

張禎遜字友謙會稽人性剛正清介公於嫉惡讀書嚴義利之辨嘗曰我私淑孟軻氏人稱為張孟子永樂中舉賢良方正授福建按察司照磨持已慎密克修其職數與上官辯時政得失言論侃侃不少詭隨上官嫉之不得行其志友謙即引年返初服欣然着角巾歸一時詞林諸名人競為詩文以高其行

江西按察副使周元靜安

周安字元靜仁和人永樂中以國子生授刑部主事陞

郎中矣精聰識慎刑法既屢官郎署處分會使志慮清曠務得獄情以是人樂輸誠徙無冤繫擢江西按察司副使矢志清白斤斤職守歷官二十餘年家無尺寸之增士論以爲難

兵部郎中李伯偉山如　子儋附

李山如字伯偉鄞人永樂間以稅戶人才授鴻臚序班積資陞兵部郎中屢奉使命嘗同石亨紀功大同風采壁立忤尚書陳汝言致仕歸後先歷官四十餘年清苦一節孝友天至非奉母不御酒肉貧寒不改韋布比歸

抱書覔牖間讀之琛堵數椽躬任井臼之勞時人稱爲
偈穀郎中塵生甑釜襄矜不能自給恩詔歲給月食未
五不進階朝列大夫及卒有司褁葬事于德字克明讀
書能詩文以市蔬糊口貧不能具稿鄉人俾而頌之

四川按察司僉事高汝賜暐

高暐字汝賜臨淮人永樂甲申進士累官按察司僉事
生平潔廉好義自爲諸生時道逢遺金輒拾置墻隙中
候其人還之未嘗開視也宦四川民有烏桓霧益部者
訟田繫獄吏數更不能决暐至廉得其實立爲斷之後

謝政歸其人以黃金廄馬為報謝悉拒不受邊人感其德為構郤金亭以彰其德謝未老乞休野服疏食意豁如也所著有復菴集讀易日課藏于家

刑部員外徐仲規昂

徐昂字仲規錢塘人永樂初由舉人授兵部司務陞刑部員外郎昂謹愿無他技能獨斤斤以廉隅自守有式上謝某者暮夜懷金來餽昂謝曰君以暮夜餽金豈不聞四知可畏乎堅却之謝慚退無何昂致仕過姑蘇病卒貧無以殮謝聞之為具棺衾遣之人謂昂介特謝生

長者清節高義兩無媿云

吏部侍郎范理

范理天台人進士釋褐知江陵縣事有循良聲時楊文定溥在内閣其子來自石首州縣官餽遺甚勤理獨不爲禮溥聞而異之後廌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何謝爲及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說者以爲兩賢理官終吏部侍郎家無半椽寸土之增服食粗糲如貧生人尤以爲難

山東按察副使童守正真

童真字守正仁和人永樂中由鄉貢拜監察御史巡按四川忠誠端慤風紀振揚爲政不求近名而孜孜奉公惟知自靖擢山東按察司副使食正三品俸秩既滿待次天官當事者有諷求一見真不往又使人至其邸真托疾假卧不與交一言遂徙官廣東真即拂衣歸貲橐單鮮識者高之

山西參政褚克卿讓

褚讓字克卿仁和人幼警敏力學登永樂甲申進士授

禮部祠祭司主事歷吏部文選員外郎嘗介特立遇人餽遺輒厲聲曰君謂天下無廉恥漢子耶凡請權貴造請一槩峻絕當事者寢不能平出爲山西參政未幾乞閑卒於家

廣東左布政使韓伯陽陽

韓陽字伯陽山陰人起家鄉貢司訓德松二郡教士有法轉丹陽教諭以太常卿姚友直薦升南京監察御史論奏不避權要嘗劾同官王彼及內官袁誠不軌事卒置於法禮部尚書楊溥薦陽學行可師表一方乃擢湖

廣督學僉事士類向化如吳中時擢江西按察副使慮囚多所平反以殊績超擢廣東左布政使尋請致仕陽孝友天至母病躬嘗後溲性剛正疾惡當路有過亦面斥之不肯一假借卒以此與郡守交惡家居留心著述有思菴稿二十卷

右僉都御史魯希文穆 子崇志附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執法無私時 太宗巡幸北京 仁宗監國穆屢上封事以敢言稱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摧抑豪強無所顧

避時楊文敏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民因月之日
晉鐵石文敏以爲賢特薦於　宣廟召拜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命捕蝗於大名諸郡還京以疾卒遣官諭祭給
傳歸其喪穆爲人剛方廉介始終不渝歷仕中外二十
年被服如寒素卒之日殆無以爲殮同朝鄉士咸賻助
之穆初被薦入院工部尚書吳中見其蕭然助以器用
穆悉却之及卒中復具棺衾斂焉以穆之行可重也子
崇志官南京太僕寺少卿

提學僉事邵德溫玉　子莊附

邵玉字德温鄞人舉宣德十年鄉試授汝州學正秩滿陞南寧及河間府學教授九年最績轉順天府學用薦擢雲南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已乃以足疾納祿而歸玉性至孝痛母早喪郎宦轍萬里必將父以養其教士先嚴義利之辨以身爲範在汝州歲飢民多莩死輒捐俸煮粥以活餓者嘗三與文衡在山東府衙會逮裝金來謁者矢天卻之在山西懲前事豫作卻神詩以自見比在江西得人尤多而嚴潔之操始終可對天日嘗有以所饋者千其家直可百金妻取而玩之輒謂曰汝欲

之乎使婦飾百金為之夫者難乎其為廉矣卒以清約
終其身子莊舉進士仕終按察副使

蘇州府通判陳儼信

陳信字儼信仁和人少以修謹推擇為吏益務守廉所
服食家自給之宜德間以薦擢大理評事改南京西城
兵馬副指揮陞蘇州府通判却例獻慎官箴清操益勵
督餉之京部民爭獻白金為贐信悉拒却事竣乞歸田
里道經吳門前之餽金者復來餽贐信一一無所受蘇人
壯之賦詩云南還依舊一青氊又却吳民餽贐錢縱使

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白與人傳至今人能誦之

吏部尚書魏仲房驥 見舉子完用

魏驥字仲房錢塘人登永樂三年鄉試授松江府學訓導汲汲成就人才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携茶粥勞問務令以真知實踐爲務人人皆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璞等詣闕乞留 獻陵監國令還教三年召修永樂大典陞太常博士陞吏部員外郎進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統初陞吏部侍郎時宦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緋部堂享官亦欲與避驥遇獨不避朝士皆危之驥曰即使我

得罪死然能抑權貴植大體亦奚憾也明日振果訴於
上　上御便殿召驥入　上曰爾有罪知乎驥曰臣爲
祿久得罪天地祖宗朝廷甚多願　陛下明正之　上
曰此書生談勿言第思昨日曾得罪孰誰否驥曰若昨
日臣嘗過奄振揖而過未得罪也　上曰何不避之驥
條數曰臣備位六卿而避奄人臣誠不足惜如朝廷名
器何　上曰爾不畏振乎驥曰臣知畏朝廷耳何知畏
振　上改容曰爾言是也　溫旨諭之尋陞南京吏部
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驥嘗至京師大學士陳

循驥所取士也。謂驥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並朝。願少待驥。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意稍不悅。循亦媿其剛方類此。　茂陵復位、進榮祿大夫。家居餘二十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端厚祇慎簡約、無聲色、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權貴多不悅。性好吟咏、矢口適情、不求雕飾、自有雋永味。既耄年、事其兄驥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防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粲月三石。久之、驥病、遺書子完、勿以墳墓累鄉里。已、有司得請、如例葬

綜完以遺言力辨獸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謚文靖兄獸以進士官終刑部主事時稱聯璧

陝西按察使呂好隆昌 子誠附

呂昌字好隆新昌人舉進士授御史屢言時政得失監收京倉糧剔剝蠹耗民皆便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事有切於軍民者銳志勇爲大盜嘯聚山谷間昌率兵深入反覆開諭皆感服散去遷江西按察副使聽訟明決臨川令嘗被誣昌爲白之斷以私情來謁昌拒之因決

以我執法爲徇情邪其忿媿去中貴葉鏻字樸喜其叔
白日殺人市中昌捕得論死會淮邸責民子錢甚急昌
視其券文入息多者即焚之衆乃設語激怒王王疏參
昌倂宗室事下御史御史素賢昌抗章訟之事乃白解
遷陝西按察使值邊備方亟民困供輸昌屢疏便宜十
餘事　上悉嘉納陝爲漢唐故都其謠俗喜伉壯巨族
司千戶背雄一方怙勢殺人昌至聲冤者數十百人司
懼要當路以書抵昌昌按其事者覺即上狀逮繫斃之
獄中於是直聲震天下然遷廻不徙者數年疾且革乃

召其子議。議至而昌卒，篋無遺金，僚寀將以公錢賻。忽見夢於議，呼而語之曰：若父為吏三十年，未嘗私一錢，乃今欲以遺骨為利邪？議覺而痛泣，旦日即奉櫬行。所著有耻齋集。

吏部左侍郎俞積之山 子諤附

俞山字積之，秀水人。領永樂癸卯鄉薦，以祖母年高不忍遠違，宣德庚戌復會試中教官選，或沮之。山曰：吾親老，需祿養，秩崇卑非所計也。授崑山訓導，歷郕府伴讀。正統己巳以潛邸舊學擢為詹少卿，進吏部左侍郎，佐

銓一以古道自處凡所薦擢不求人知有請謁者輒正色拒之子弟乘間問其故山曰用賢朝廷事而可市私恩耶臺諫有持正者以言事取疾於權倖山為幽折調護後相繼斲用景泰初議迎復之禮同列顧有難者山獨倡曰鑾輿復然後人心悅而天下安況天倫所係之至重耶極力爭之事乃克濟朝廷知山清慎賞賚有加且作歲寒圖題詩贈之以寓褒美之意有以易儲請者山容諫不聽退而憂曰禍機自此始矣乃引疾求歸進太子少傅裹然家居日用至假貸以給為文據經

史詩歌清麗典則善大篆工墨梅而常晦其迹所著有梅庄集子詰歷工科給事中終建康府知府

監察御史潘貴模楷 從弟英附

潘楷字貴模餘姚人正統初舉明經除仁和訓導擢監察御史坐劾逆璫王振左遷通州學正振敗復召爲御史氣節益勵尋致仕南歸落魄無業飢寒退身瀕死未嘗少挫其節從弟英字時彦以進士拜南臺御史與同官范霖楊永劾奏都御史周銓銓自經當路者坐英等以死范楊二御史曰事本霖永無與英英爭曰英實

剛毅義不偷生會有訟其事者得減死戍邊而英戍遼陽景泰元年詔復英等官而英已死世咸惜之

刑部主事田廷玉玹

田玹字廷玉奉化人自少警敏家貧力學正統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持法不阿門無私謁推鞫詳明而濟之以恕所案無寃者尚書魏源多其才每遇疑事必以委玹玹盡心訊鞫以勤勞致疾疾且革有指揮坐重律以白金五百兩賄之求予輕比玹閉門不納曰吾病且死得無媿於心足矣忍以五百金虧平生乎無何竟卒家

無一錢之畜自司寇而下同官與素所交游者皆致賻始克棺斂焉

按察僉事王調之粵 子鑾附

王粵字調之南京工部尚書來之弟也正統中舉明經授本縣儒學訓導以薦陞監察御史執法堅正不爲權貴所撓遷按山西有知縣郭某者貪而善賂粵瀕行當路交口薦郭粵固心異焉及廉縣郭倍道遠迎承奉周至愈益疑之因摘發其奸罷其官民歡呼動地代還陞江西按察司僉事粵廉名素著下車之日贓吏聞風解

縱未幾以憂去服闋改廣東時流賊剽掠四境騷然粵歸其妻子期以晝卒國事涉險阻觸瘴癘一不避所得俸資節口自食而以其餘繕治器械一日出捕爲賊所得舁至寨中時有二至僉事一爲吳人頗貪而多藏賊誤喜以爲可以媒貨其中一人識之曰此浙江王僉事清官也不可犯遂輿送二十里拜謝而去賊既平粵以年老乞歸都御史韓雍時鎮兩廣素知粵廉出白金百兩爲贐粵固辭不獲比至中途因僉事張瓚反之封識如故雍爲之歎息仲子鎡登進士官大理副善於辭翰

備早世

廣西巡撫李宗楷棠

李棠字宗楷縉雲人登宣德庚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勤慎廉明獄無留滯秩滿當遷權閹王振怒其不附己深抑之或諷棠謁振以謝棠怫然曰官可不做名節不可壞李不往振死超遷本部右侍郎巡撫廣右威惠並著猺人畏服土官黃玹殺嫡自立棠與總兵武毅收玹置獄論死時 憲廟在東宮 景皇帝欲易之玹已于玹希旨建言羣臣與都各盡美職陞玹都督殺

以事降謫棠遂致仕歸初棠過梅嶺時誓不將一物過嶺比南歸閱衣篋中香草一束笑曰此非廣中物耶取投水中惟自携一杖曰此吾左右手也留之歸老莉莊絶迹城市天順十四年二月卒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謚清敏

江浦縣知縣嚴允廸廸

嚴廸字允廸餘姚人漢子陵四十五世孫也通易春秋二經補邑博士弟子員貢入太學屢試首六館之士宣德五年出知江浦江浦逼留都號難治廸一以長者化

瑞之比屋欣羨在任九年以最聞時執政者素知廸於成均奏廸爲可大用已得旨矣會宣廟升遐都罷遂寢正統初入覲懇疏乞歸竟得以前旨晉大理寺少卿致仕廸歸橐唯圖書數卷而已家仍茅茨不蔽風雨妻子恒有飢色論者謂不媿爲賢之裔

陝西按察僉事陳永言詠

陳詠字永言餘姚人幼從父戍於居庸正統間第進士拜南臺御史敢言不爲身計時英廟北狩郕王監國進中興十四事尤指切將臣失事誤國者願甘心以

謝天下又抗言亡徙長陵衛卒徙郎有變以故得不徙靖遠伯王驥有寵而專詠劾解其兵柄歸討鄧茂七之黨勅詠監軍無一卒犯令者寇平降璽書旌之出為陝西按察司僉事母疾嘗糞母死詠亦以哀毀卒年纔三十有六囊無一錢同官棺斂之耿清惠九疇歸其喪焉精道真者楷埜王尚書竑祭詠而亡其楷竑曰可無用也公生平不取一錢死安受此楷為其信重於名卿大夫如此

刑部尚書樊廷璧瑩

吳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御史巡兩淮豪有力者憚瑩清介莫敢撓阻條上清軍事宜行之著令又巡雲南交人誘邊氓盜掠殺吏民方議用兵瑩移諭禍福交人畏御史清梗皆納款出知松江府府富贍瑩布衣疏食孚於士民再知平陽以薦陞河南按察使未幾尹應天陞南工部侍郎改都御史巡撫湖廣計擒錦田賊酋解散其黨奏省諸藩王營造費金凡百萬計以疾致仕薦起撫治鄖陽鄖襄流冗安輯後為南刑部侍郎雲南晝晦五日勅瑩考察雲貴諸吏罷遣千餘人召

遷禮部為尚書十八年致仕正德三年逆瑾誣其妄理陸完侯事及擅減上供布收贖奪其官比瑾誅瑩已卒三年詔復原官贈太子少保諡清簡瑩務習法令潔已好修侃侃自樹交游稀寡人皆敬而畏之

廣東參政胡廷慎諡　子惠附

胡謐字廷慎會稽人景泰間鄉試第一登進士歷山西提學僉事第士等如刑罪白士類頓興毀諸淫祠增祀商唐義氏和氏以下十餘人遷副使風采益振郡民李鐸聚衆為亂計擒之調河南建大梁書院祀濂溪以下

十人尋擢廣東參政而卒謚爲人顓敏嗜學動必師古歷官三十年室如懸磬怡然自若人稱爲真儒其子惠亦舉進士登仕十五年丙丁父母憂哀毀逾制擢刑部主事孝友慤介克世其家

應天府通判林孟陽春

林春字孟陽其先台之寧海人洪武初以戎事遷居金陵又遷山西太原右護衛父本榮又遷代州至春又遷萬全都司龍門守禦所至宣府乃定居焉春生於太原性資穎異有志於學比至宣府時縉紳儒頭謫居於是

者衆春性從之責其講益入萬全都司爲弟子員以尚書領景泰庚午順天鄉薦會試中副榜當得校官不受入太學益博覽羣籍工古文辭從翰林學士呂文懿原卒業期必中進士而竟不成待次吏部僅授應天府通判專理馬政以清節自厲攻駒考牧恪盡乃心公平不苛民受其惠無敢干以私者每行縣較閱止食公廩一毫不取於民蒔蔬公廨隙地至則摘以自給或有笑其迂者春曰我儒者誠迂若楊伯起則古之迂者也我願學焉未幾以中暑卒年六十有一春爲人外雖和易而

內貴剛毅處兄弟篤於友愛性酷好書舜暇輒磨墨伸紙揮汗呵凍寒暑不少廢筆法清勁遒麗得者皆珍藏之君官華亭愛民廉潔之操乃其素志不以始終有變故其卒也貧無以爲斂裒積衆賻僅克歸其喪云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五終